

鲁迅通过吴奚如，为中央特科提供了许多重大的情报

方志敏被捕入狱后，写了份长篇报告给党中央，详述了自己那支红军部队北上抗日怎样失败、自己如何被捕、目前的实际状况等。方志敏通过狱中秘密关系，给鲁迅先生个人写了封信，请求鲁迅先生联络宋庆龄、蔡元培等所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发起一个营救自己的运动。

鲁迅先生把那份长篇报告交给吴奚如时，又把方志敏写给自己的信也全部给吴奚如看了。

胡风与吴奚如是湖北同乡。据《胡风回忆录》记载：“吴奚如——是在左联认识的，大概是因了聂绀弩的关系。这时候，鲁迅从内山书店收到了一封信，拆开一看，是两张或三张白纸。鲁迅把它交给了我，我猜想可能是秘密文件，就送给了吴奚如。我知道他是做秘密工作的，他告诉我是军委。他要我用碘酒擦一擦看，可现出字迹，我用碘酒擦了，果然出现了字迹，是被蒋介石逮捕关在南昌的红军将领方志敏的密信。内容是要求鲁迅请宋夫人宋庆龄向蒋介石保释他出来。我给吴奚如看了，他让我送给鲁迅自己看。鲁迅看了后，沉默了一会儿，说，蒋介石是什么人？这绝对做不到。只好把信销毁了。吴奚如也曾回忆说：当时鲁迅心情沉重地说，请你与党中央报告，应该明确转告方志敏同志，如果发起这个运动，只能加速方志敏同志的死亡。目前，蒋介石还在企图软化方志敏。他自己必须明白，应抓住契机，争取时间写些东西，有什么话告诉中央，告诉后代，应抓紧在狱中的一切时光，都尽力写出来。这可能是最好的实际行动吧！”

胡风还回忆说：“前几天，吴奚如写到这个情况时说，方志敏送出来的信是给党中央的信，同时附有《可爱的中国》文稿，他把信收去了，把文稿交我托鲁迅保管。我当时记忆模糊，就同意了他的说法。后经仔细回忆，确定吴奚如的记忆有误。还在信中希望

鲁迅与特科的交集(2)

◆ 姚华飞



▲ 吴奚如，中共党员，1933 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 年加入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是秘密战线上中共与鲁迅、张学良的联系人

▼ 1933—1936 年，位于上海虹口区山阴路 132 弄 9 号(大陆新村九号)的鲁迅故居



他更正。文稿，可以确定不是这一次送出的，至于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可以假定，第二次送出了，这文稿，由什么人收下转交给了从陕北回来的冯雪峰，冯又交给了当时的商人朋友谢澹如保存。解放后，冯才取出来出版了。”

吴奚如如实汇报了这些，向陈行健上交了方志敏的报告也汇报了鲁迅先生的话。后来，事实证明，鲁迅先生的预见十分正确。方志敏在狱中，不仅写了大量的给党中央的书信，还写作了不朽的名著《可爱的中国》等。

鲁迅很快通过各方面关系，查清了事实

1936 年春，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有一个情报网，其中有苏联人，也有中国人。中国情报人员负责人是陆海防。此人湖南籍，原是广西高等师范学校杨东茹校长手下的教

授。因李宗仁、白崇禧怀疑他是共产党，他不得不离开广西来上海活动。

几天后，日本人出的中文报纸《江南晚报》和美英报纸大肆宣传，说是破获了一个共产国际间谍网。一时间，风云骤变，传闻纷乱，连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很难辨别真伪。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上海地下党，包括中央“特科”一时间都得不到准确情报。陈行健要求吴奚如亲自做查证工作。吴奚如也不知如何是好。他想到了鲁迅先生，知道上海不少日本人对鲁迅先生很崇敬，而其中一定有熟悉内幕者。于是，吴奚如就紧急地去会见鲁迅先生，如实讲了自己的想法，请求鲁迅先生帮助查清这件事。鲁迅先生很快通过各方面关系，查清了事实。

陆海防是搞国际情报工作的，同吴奚如有联系。1934 年某一次，陆海防的交通员没有按约定时间、地点和吴奚如接头。高度警惕的吴奚如考虑到可能出了问题，便立即从上海名教授乐嗣炳家里的住处转移了。

鲁迅告知特科同志：内部有叛徒。原来是陆海防派出的交通员被国民党抓去后，叛变了，供出了陆海防；陆海防被逮捕也叛变了，供出了不少人。因为陆海防是负责人，知道的人多，还涉及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危。鲁迅先生把这些情报弄清后，亲自用最快的见面办法，紧急会晤了吴奚如，把全部的准确情报向吴奚如转告。吴奚如很快通过陈行健向中央“特科”汇报。这样，中央“特科”和上海地下党迅速转移了与陆海防大大小小各方面关系的许多党内外同志。鲁迅先生为这次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保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在艰难中战斗的吴奚如想到近两年中自己同鲁迅先生的革命情谊至深，想到鲁迅先生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心中越是充满了对鲁迅先生的敬佩之情。

一次，吴奚如与鲁迅先生秘密长谈超过两小时。临别，鲁迅先生久久握着吴奚如的手不放，泪眼湿润地说：“我迈步很难，很想同你们一样到处去开展有意义的工作哟！记住我们上海，记住我这么一位合作者，我向大家正式宣布：吴奚如算是我人生中一位难忘的密友啦！”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吴奚如已控制不住泪水，串串热泪扑扑落下。他抹着兴奋激动的泪水说：“您才是我党我军记载史册的一位杰出的特殊情报员呀……”

“啊！”鲁迅笑了，说，“溢美之言，过奖了。”

“不，这是陈赓同志的话哩……”

“他讲的？”鲁迅十分感兴趣地问着。吴奚如说：“陈赓曾说，吴奚如是我们‘特科’编内的秘密情报人员，鲁迅先生则是配合我们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特殊情报员啊！”

吴奚如转达陈赓的话一说完，两人都乐呵呵地笑了。

(摘自《档案春秋》2015 年第 10 期)

将军是怎样炼成的

吴东峰

第四章 勇毅(连载 31)

陶勇中将：英雄虎胆美名扬

1940 年 12 月，陶勇将军率三纵主力离掘港参加曹甸之役。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闻之，密令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保安一旅旅长詹长佑乘机率夺掘港。两路兵马，数倍于掘港留守之部队。曹甸之役毕，陶勇急令主力兵分两路，一路直奔掘港解围，一路直捣徐承德老巢石港。将军则只身骑摩托车飞奔马塘，以阻詹长佑驰援。詹长佑正欲领兵出发，忽见陶勇推门入室，大惊。经陶勇将军说明利害，詹长佑答应按兵不动。将军即驱车奔掘港，解围，一举击溃徐承德部队。

孙二虎，启东海匪头目，身佩双枪，百发百中。1942 年春，孙二虎上岸向渔会要粮，被渔会稳在龙王庙。陶勇将军闻讯，出奇奇袭，生擒之。孙二虎对陶勇将军言：“要杀就杀，无须多言。”将军甚喜其勇，亲为松绑。孙二虎告陶勇将军：“如能一起上船，愿说服部下投诚新四军。”将军慨然应许。次日，将军随孙二虎单刀赴会，登海匪指挥船，会众头目。众匪见将军虎胆侠义，遂愿听候收编，并交出五十支枪和所有船只。后，孙二虎被任命为新四军海防团营长。

1944 年 3 月，陶勇将军之三纵包围启东县城西北的久隆镇之敌。敌首徐宝富自恃碉堡工事坚固，固守不出。陶勇将军命伪镇长喊话，仍无效。又令机枪连用掷弹筒发射两枚炸弹，削城东北角。徐宝富始回话：“请陶司令亲自出面谈判，再作考虑。”陶勇将军决定亲往，部将彭德清等人劝道：“恐有诈。”将军取钢笔交彭德清曰：“万一有诈，此笔打坏太可惜，请你代我保存一下。”即带一名警卫员，昂然走向吊桥，大声喊道：“徐宝富，陶勇在此。”徐宝富震惊，折服，走下碉堡，双手高举克罗斯弯把指挥刀，曰：“久仰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陶司令大勇大义，坦荡豪侠。特送此刀，以表心迹。”遂率部投降。



陶勇中将：作战英勇，人称“拼命三郎”

陶勇将军，直鼻梁，厚嘴唇，卧蚕眉。作战英勇，言语粗鲁，性格火爆，临阵常脱外衣，挥战刀，赤膊冲锋，人称“拼命三郎”，又称“傻子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陶勇由延安至华东，任新四军二支队参谋长。后东进抗日，为迷惑国民党，陈毅元帅为其改假名“陶勇”。陶勇问何意，陈毅对曰：“陶者，无忧也；勇者，无畏也。”陶勇将军甚喜其意，遂用一生。

1947 年 1 月，鲁南战役。陶勇将军亲临战场指挥率部队向敌快速纵队进攻。突然，敌发起反扑，数辆坦克“隆隆”而来，陶部官兵如潮而退。将军见之，急至路口，安然坐一大石砵上，朗声喊曰：“陶勇在此，谁敢往后跑。”随行人员急团团围陶勇，以保安全。将军怒曰：“闪开！”安坐石砵如故。溃退官兵纷纷回返，冲向坦克，遂克敌。

韩先楚上将：指挥作战敢冒险，人称“韩大胆”

韩先楚将军善奔袭，故能出其不意，出奇制胜，人称“旋风司令”。据云，杜聿明调离东北时曾曰：“最难对付的是韩先楚的‘旋风部队’。”陈诚于东北战场日记中称，韩先楚部队是很难对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他的部队。卫立煌接替陈诚到东北后，亦不得不承认：韩先楚是个虎将，动作之快，如同旋风般。

辽沈战役某夜。韩先楚将军率三纵指挥所独行，至胡家窝棚。该地距国民党廖耀湘兵团指挥部仅两里。众皆大惊，将军泰然，曰：“越近越安全。”是夜，将军指挥部队一举捣毁敌西进兵团前指和新六军军部。

解放海南岛战役，韩先楚将军乘指挥船跟进，千舟竞发，直取对岸。近岸，敌海陆空立体拦截，弹雨如飞，激水如柱。忽一弹中指挥船桅杆，将军屹立船头，岿然不动。部队尚未占据滩头，将军即舍舟下海，涉水抢滩。先遣团长见之大惊，急令一个连保卫将军安全。众将士见此皆勇往直前也。据云，其时在北京总参作战室坐镇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曾焦急地问：“韩先楚在什么位置？”作战值班处长答：“韩先楚已经上岛了。”聂荣臻长吁了一口气，喜曰：“韩先楚上了海南岛，就意味着快胜利了！”

7.遂为上海别称

黄歇(前 314 年—前 238 年)，系楚国江夏人，原籍楚国属国黄国(今河南省潢川县)。战国时期楚国大臣。时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被并称为“战国四公子”。黄歇其人博学多才，善辩。楚考烈王元年(前 262 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公元前 238 年，楚考烈王病逝，春申君在前去奔丧之际，李园令人埋伏于棘门之内，杀死春申君及其全家。又据《绝越书》说春申君是被楚幽王所杀。这桩公案至今还是一个谜。

黄歇封地从淮北迁至江南，以吴郡为首邑，上海一带在他的领地之内。于是上海便有“申”的别称，春申君就此也与上海古代历史发生了关系，后人以“申”或“春申”作为上海的代称，可能源于此。

至于黄歇与黄浦江的开凿，却只能是民间传说。年代上落差太大，黄浦江的大规模开凿是在明代，而非战国时代。也许，黄歇在其封地有过治水业绩，但只是小河流的疏浚，与开凿黄浦江的盛举不可同日而语。

宋单锬《吴中水利书》(1031—1110 年)中有关“春申浦”的记载(今闵行区有“春申塘”，又名莘村塘)，西起蟠龙塘，经莘庄入黄浦江。传说就是越“传”越走样，春申君为了水运畅通，曾疏通与吴淞江连接的一条河道，便冠以黄歇命名“春申江”，后简称“申江”，再传下去，转而成为春申君开凿“黄浦江”了。

南北朝《水经注》、唐代《元和郡县志》、宋代《太平寰宇记》等重要典籍均无“黄浦”记载，假如战国末期的春申君黄歇曾开凿过黄歇浦(或春申塘)，为什么一些历史水利文献却丝毫没有踪影，甚至连传闻或轶事都不见记载。《云间志》中也未见记载。据褚绍唐先生考证：“黄浦”之名，始见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 年)，高子风为西林(今浦东三林塘之西)南积教寺所作的碑记；一直到元代任仁发(1254—1327 年)的《水利书》中，才载有“黄浦江”之名。最先把黄浦江同春申君黄歇挂上号的，是明《弘治上海志》中引用了御史

冯允中的一首诗：“黄歇江头晓问津，东风初转浪花新。数声寒雁余霜后，半日荒城到海滨。”这首诗开黄歇与黄浦传说之先河。可以说，将黄浦江看成是春申君所开凿，乃是后人的附会所致。尽管如此，这也不妨碍上海由古代所在地域“申”作为代表，清代许多文人墨客撰写的诗文，如李行南的《申江竹枝词》，及后来的《申江十景》(1828 年)、《申江十美》(1858 年载松隐漫录)和《申报》(1872 年)等广为流传，已历 200 余年，遂为上海的别称。

上海在千百年的发展演变进程中，不断受着吴越文化的影响，以吴越文化为上海文化的底色，同时充满了江南温婉细腻的气息。就如同一个人可能会有许多名号字号一样，上海另一个富有文化气韵的别称，叫“云间”。这一古老的别称始自西晋时上海世族的大名人、文学家陆云与名士荀隐互通籍贯姓名时的巧对：“云间陆士龙(陆云字)，日下(指洛阳)荀鸣鹤(荀隐字)”。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中，“松江”词条引清代学者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松江》，“唐人诗文称松江者，即今吴江县也，非今松江府也。松江首受太湖，经吴江、昆山、嘉定、青浦，至上海县合黄浦入海，亦名‘吴松江’”。松江即为吴淞江的古称。由此派生出的“吴淞口”、“吴淞”等地名，冠一个“吴”字，其与吴地的联系也是不言而喻。

如今的苏州河在市区外白渡桥附近汇入黄浦江，全长 125 公里，上海境内 54 公里，为黄浦江主要支流。就是这条蜿蜒曲折的河流，古代曾经是吴地的水上交通大动脉，堪称那个时代的“沪宁高速”。今日流经上海市区的苏州河，即吴淞江之古河道，她是上海城市真正的母亲河。

吴淞江古称松江，亦称松江、笠泽江，晚清时在上海境内的河段始称苏州河，据说租界开辟后，英国人感于这条“可通往苏州的河”遂称“苏州河”，其实，清代吴淞江河道逐渐变窄，冠以“江”名难副其实，清末就有人根据吴淞江上游来自苏州，遂以“苏州河”相称。

醉上海

仲富兰

